



ROVE  
ALL OVER  
XISHUANGBANNA  
浪迹西双版纳

黄豆米◎文◎何金武◎图

ROVE  
ALL OVER  
XISHUANGBANNA  
浪迹西双版纳

黄豆米◎文◎何金武◎图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浪迹西双版纳 / 黄豆米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08-4414-3

I. 浪... II. 黄... III. 少数民族 - 现状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3169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45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47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 × 1000毫米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3.5

印 数: 001-7000册

定 价: 3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婚礼，在南柯南巴 ..... 1

CHAPTER ONE WEDDING ON THE BEACHLAND  
OF NANKENANBA

第二章 森林里两处蜜月之所 ..... 15

CHAPTER TWO TWO FOREST SHELTERS  
DURING THE HONEYMOON

有女人没有火塘的竹笆房

树洞

第三章 邻人 ..... 27

CHAPTER THREE NEIGHBOURHOOD

太阳娃娃

山道上的猎人

女巫

傣尼人灵魂深处的火塘

第四章 孔雀洗澡的幽谷 ..... 43

CHAPTER FOUR THE SECLUDED VALLEY  
WHERE PEACOCKS REST

第五章 寺院孔雀 ..... 53

CHAPTER FIVE PEACOCKS KEPT IN THE  
TEMPLE

第六章 罗梭江的雾 ..... 61

CHAPTER SIX COLOR FOG ON THE LUOSUO  
RIVER

第七章 傣寨缅寺 ..... 71

CHAPTER SEVEN THE MIAN TEMPLE-  
THE ARCHITECTURE OF  
HINAYAMA BUDDHISM

心事重重的老和尚与无忧无虑的小和尚

小和尚化缘

文身和尚

贝叶纸

第八章 把人诱来版纳的金鹿的归宿地 ..... 91  
CHAPTER EIGHT RED DEER'S HABITAT

第九章 老象雨官 ..... 99  
CHAPTER NINE ELEPHANTS' RAIN-PROOT  
BAMBOOSHED

第十章 王子山森林王国 ..... 105  
CHAPTER TEN THE FOREST KINGDOM IN  
WANGZI MOUNTAIN

第十一章 兜风泼水 ..... 113  
CHAPTER ELEVEN SPLASHING WATER

第十二章 同船长和他的斗鸡一块漂流 ..... 131  
CHAPTER TWELVE FLDATING WITH THE  
CAPTAIN AND HIS FIGHTING  
COCK

小艇熄火的地方总有美丽的沙滩  
来到拉祜寨的“歌手”斗鸡  
船长

第十三章 拴线 ..... 157  
CHAPTER THIRTEEN AT THREAD-TYING  
WEDDING CEREMONY

第十四章 普洱茶古木林 ..... 169  
CHAPTER FOURTEEN ANCIENT PUER TEA WOODS

第十五章 英雄遗产：茶 ..... 175  
CHAPTER FIFTEEN THE HERO'S HERITAGE: TEA

第十六章 野象谷那年春天 ..... 183  
CHAPTER SIXTEEN THAT SPRING IN WILD  
ELEPHANTS' VALLEY

后记 ..... 206

CHAPTER  
第一章

# ONE

## WEDDING ON THE BEACHLAND OF NANKENANBA

### 婚礼，在南柯南巴

一

这个完美的下晚，我们顺水行走了大半天的小机船在江边的荒滩靠岸，今夜只有这里可以宿营。我和金武与这个名叫南柯南巴葱的荒滩，就这样邂逅。

南柯南巴葱为当地的土语，意思是罗梭江流入澜沧江的汇合口，葱是指汇合口的河滩。这片荒无人烟的河滩连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原始雨林，雨林里一样没人居住，是鸟兽的家园。澜沧江从这里再流几十里出国境，名字变成湄公河。南柯南巴曾经有过傣尼人的寨子，不知是瘟疫还是部落的复仇，寨子灭了，傣尼人口头语中只留下个“南柯南巴葱”的地名，一般人很少知道这地名，在西双版纳，大概只有猎人、渔人和淘金者知道这地儿。

二

金武和我办完结婚手续第二日直奔西双版纳而来。两人都没积蓄，兜里没几个钱，只有逃离都市，投靠金武在版纳的朋友们。我们就这样一无所有，无忧无虑，快快乐乐来到版纳，要去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中国老挝两国交界地的大森林，那里有朋友在垦荒，去那里的直路是从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乘船，顺澜沧江而下到南柯南巴葱，而后弃舟上山，所以我们从景洪港坐上朋友的一条小机船往那儿去，时间是一九八九年正月十五。船长姓叶，是金武在版纳的好友之一，船上



南柯南巴婚照

另有三名年轻水手和两个做杂活的姑娘，还有船长的一只叫鸡——长得如鸟一样小巧、羽毛美丽的雄野鸡。同船来的还有金武的另一位朋友，即我们投奔他而去的老荒，他从山里来到景洪接我们。江上船只十分稀少，除了摆渡的竹筏和竹叶一样细长的独木小船，没碰上往来船只，偌大条江，好像就我们一条船在走。江两岸是绵延无尽头的原始雨林，长在岸边水里的树木奇形怪状，偶尔见得到岸上有闲望的大人小孩，有时还见到孤独的淘金人站在膝盖深的水里，埋头筛洗金沙。我们的船虽说是顺水行舟，由于一路暗礁险滩不断，八十里水路从清晨走到下晚。

船在南柯南巴靠岸之际，夕阳灿烂，沙滩闪闪发光，一片炫目的金色，没有人迹的沙滩上十分干净平坦，除了潮汐冲刷出的长长的水纹，什么印迹都没有，我们一船人上岸，才印下了人的足迹，踏在大自然才铺就的崭新地毯上，我情不自禁脱了鞋，让金武也光脚板，拉着他踏沙，走出一段路后转身回望，只见两行脚印歪歪斜斜印在空旷的沙滩上，蓦然间见两个人的脚印就这么清晰地印在一起，先是吃惊，继而觉得有意思极了：好像印在大地上的结婚照。

大家上岸就忙碌开了，金武回到人群中去干活，我一个人享受沙滩。有个瞬间，忽然感觉前方有团闪闪发亮的东西，抬头朝光源处寻去，原来是我们的小机船，夕晖把船上金属的部分照耀得如同发光体，宛如神话里的小船。此刻展望澜沧江，恰似一条缓缓流动的金汁水，我看不出它从哪里流来，往何方流去？岸边的攀枝花怒放得如一树树的绯红色的云朵，山坡上的竹林被余晖染成一团团一簇簇的金红彩霞，到处激情四射，迸发着绚丽的光。

澜沧江在这里的一条支流罗梭江，此际却一派清幽：这条水流湍急的小江，清澈碧绿，沿岸成排的大树杜鹃，白色杜鹃花开满枝头，花树后面的森林黑压压的，衬得杜鹃花格外洁白鲜亮，空中的花儿与河水打起的大朵大朵的洁白浪花上呼下应，好像结伴欢呼着涌向大江、急切地把自己汇入大江洪流中去一样。我抬头仰望，四周高不见顶的山阻断了视线，江流也被隔断，变成水泊一般，外面的世界不见了，大山把这里封锁起来。开始，我还觉得这种被困的感觉挺神秘，新鲜，很好玩，不一会儿，饥饿的感觉使人从陶醉中醒来。我走回到河滩边，向忙着准备晚餐和露宿的人们问道：“这方圆几十里没人，我们这么多人，今晚吃什么？”

叶船长和水手们在罗梭江口的水湾里捉鱼，听到我的问话，都扑哧哧笑了，谁也不答话，最后还是船长回我话说：“吃鱼！”

石滩那边，金武和老荒正在破竹子，他们脚下有几根刚砍来的大竹子，我走过去对他俩问了刚才的话。“江里有鱼，林中有野菜，一样都不用愁。你瞧着，





捕到的六对大鱼和其他小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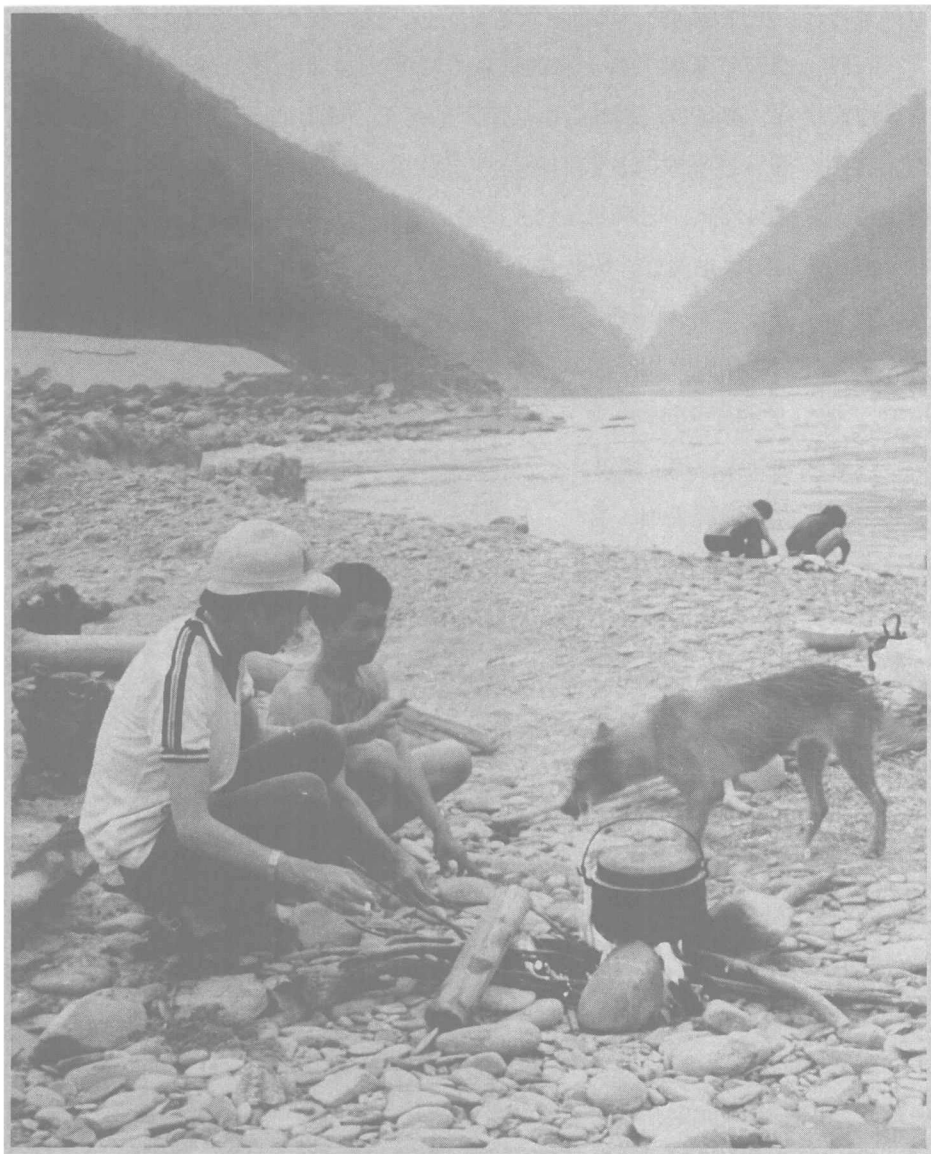


婚宴吃剩的一对雌雄鲤鱼

今晚还要给你们俩变出婚宴来。”老荒一脸神秘兮兮地说道。

“婚宴？”我四下环顾，没有锅碗，没有桌凳，有得是空空的沙滩和石滩，也就把老荒的话当玩笑。老荒姓周，是个性格开朗、谈吐诙谐的人，整日笑话连篇，他在森林里率一支好几百人的垦荒队开荒，我暗地里叫他老荒，不呼他真姓。

太阳落山，船长和水手们上岸，清点还在沙滩上挣扎的鱼，每条鱼又大又肥，还各不相同：有长胡子鱼、青鱼、黑鱼、鲫鱼、鲤鱼和长得像个南瓜样的面



瓜鱼，大家围着数来数去，竟然是六对鱼，其中最大一对是鲤鱼，一大一小，大的足有二十公斤，我请水手把鱼提起来和我比高矮，大的有我的肩高，小的到我的腰际。我和鲤鱼比高之际，大家边悄声议论着，边嘻嘻笑成一团，原来，他们说怎么那样巧，六对大鱼一公一母成双成对！我在此之前，没见过大江，也没见过江鱼，更谈不上有区别鱼雌雄的常识，也没有想过大家的话是真是假，一听到“大鱼一公一母成双成对”的话儿，脸红了，心里暗自嘀咕：成双成对的鱼儿？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别的，谁也说不清，不过，这大概是一个爱情的季节。

石滩上摆开了从船上搬下来的罗锅、糯米、盐和米酒，这里变成了厨房。柴火应有尽有，都是被江水冲上岸后晒干的树干。地上的石头被潮水打磨光溜溜的，有圆有椭，或平或凹，我们用这些光洁可爱的石头支罗锅煮鱼。煮米不用锅，用现砍来的竹筒，把米和江水放进去，架在火堆里烧，每人一筒香竹饭。从林子里摘来的野菜也洗好，码放在竹盆——用碗粗的龙竹一破两半做的菜盆——里。竹杯削好了，每人一个。这晚餐，最忙人的是做香茅草烤鱼的准备工作：把大鱼切片，抹作料，用香茅草叶子捆好，最后用竹片夹紧，现吃现拿到火上烤。篝火烧起来了，大家围着火堆，有的烤鱼，有的往竹杯里倒米酒，有的拌凉菜，最后佳肴摆齐，有喷香的香茅草烤鱼，鲜甜的江水煮鱼，有用野果汁、野香料凉拌的杜鹃花和象耳朵叶子。

“婚宴开始，放鞭炮！”  
老荒高声喊道。

我对老荒兑现“婚宴”的话还没反应过来，鞭炮便响起来了，我暗暗笑道：还正儿八经放鞭炮呢！鞭炮肯定是他带来的，看他张罗得有模有样，真像那么回事。

鞭炮是在“厨房”附近点燃的，但噼噼啪啪的炸响声好像是从山那边、山顶上、天空中和江的远处放过来的，在这荒寂的山谷里到处回应，天地共鸣着，好像是天空、大地、高山、森林、江水都来朝贺；篝火仿佛在回应，火焰一跳一蹿，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有人指着火说：“看，火笑了！”其他人也同声道：“笑了！笑了！”后来我才晓得，当地人有观火卜卦的习俗。这可太妙了，我们的宴桌是沙滩，我们的凳子是一个个被江水冲刷得打蜡一般细腻光滑的石头，我们的灯是熊熊燃烧的篝火，我

烤鱼



红烛照新人

们的酒杯是散发着竹香味的竹筒，我们的喜酒是醇香的米酒，我们围着红红的火，把米酒一饮而尽，品尝着大块的烤鱼，陶醉在无法言语的幸福里。

“慢着慢着。”老荒走到我和金武面前，从我们手中把竹筒杯拿下，继续道，“喝这杯喜酒之前还有一样顶重要的事。来，拴魂，先把你俩的魂拴在一起。”老荒说着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摸出几根细如线一样的树藤筋条来。

“这是什么？”我不解地问。

“拴魂的线。来，伸出你的右手。”



老荒不容分说地把一根软的树藤筋线绕在我的右手腕上，接着，又拿一根同样的线拴到金武的左手上。筋线还带着树藤的湿润和香味，好像是在附近林子里现采的，我觉得当地闹新人的把戏特别好玩，就从老荒手里抽出一根，往自己左手上绕。

“女人不能拴左手的。”

“结婚拴线要别人拴，别人祝福。”众人见状，立即惊怪起来，好像我触犯了一桩严肃的戒律。老荒见我一点不明白拴线的意思，才解释说这是傣族结婚的拴线礼，第一重要的事，因为老人用白棉线在一对新人的手腕上拴线，这才宣告了这对男女的魂已拴在一起，

从此结合为一体。

畅饮到夜深，我和金武发喜糖喜烟，突然发现多了许多陌生面孔，都是边民装束的男子。我把喜糖发到同船来的人手里，发到陌生人手上，每个人都用双手接住，大家没有半句恭喜的话，手边没有带一点礼物，但我明显感觉到了每个人内心纯朴的祝福。事后我问老荒那些陌生男子从何处来？回答说是在老挝那边狩猎的人，我们在这里又烧火又放鞭炮，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空中圆月高照，石滩、沙滩和江面一片银色，大家停杯歇筷，借着月光，到树林里砍来竹子和芭蕉叶，有的还抱来白色杜鹃花，在沙滩上搭棚子。沙滩上已有个棚子，只有竹子骨架在，大家修补这个棚子给我和金武过夜。棚子侧边还有个窝似的竹子骨架，叶船长说两个棚子都是淘金人住过的，他也来这一带淘金沙，就住这样的棚子，自己淘的金子还打得几枚戒指。

竹子做梁柱、芭蕉叶做屋顶和墙的棚子好了，四周还插上杜鹃花。老荒对我和金武说：“这就是你们的洞房了。我们都要回船上去睡。”

芭蕉叶每一张大得有我高，一张张叶子把棚子盖得严严实实。亮晃晃的月光打在鲜绿的芭蕉叶上，好似淌着薄薄一层溪水，我真伸手去摸。

“门在这边。跟我来。”叶船长见我去摸芭蕉叶，以为我在找进棚子的地方，就把金武叫过去，挪开“墙”上的一片芭蕉叶说：“进去后，把这扇芭蕉叶挡上，就是门了。”

虽是一扇芭蕉叶的“门”，如果没人指明，我们为找入口处可能会弄得在芭蕉叶围成的四面墙上乱掀，因为每张比我高比我宽的芭蕉叶都一模一样。叶船长上年纪了，他认真示范开“门”的样子把人给逗乐——那是童趣十足的一扇芭蕉叶门，拉开芭蕉叶门的人又多么孩子气啊！

我们同船来的人都回船上睡觉去，那些陌生的客人也回森林里去了，岸上只剩下我和金武两人，石滩上留下一堆整夜不灭的篝火，沙滩上留下一间芭蕉叶洞房。我们挪开那扇绿叶子的“门”，猫腰进去，再把“门”挡好。躺在沙子地铺上瞧洞房的四周，只见月光大摇大摆从“墙”缝间进来，踏在我们的被子上赖着不走；头上，月光如雨，从每张叶缝间泻下来，在我们的脸和手臂上任意泼洒；夜色在洞房里膨胀，仿佛到处舞动着小精灵薄如蝉翼的剔透的翅膀，真是热闹。外面一样不冷清：远处的篝火是我们彻夜高照的红烛，天上的圆月是新人避邪的镜子，彻夜哗啦啦的江水声是乐队在窗下弹奏小夜曲……亲爱的南柯南巴啊，你是神赐给我们的婚床，可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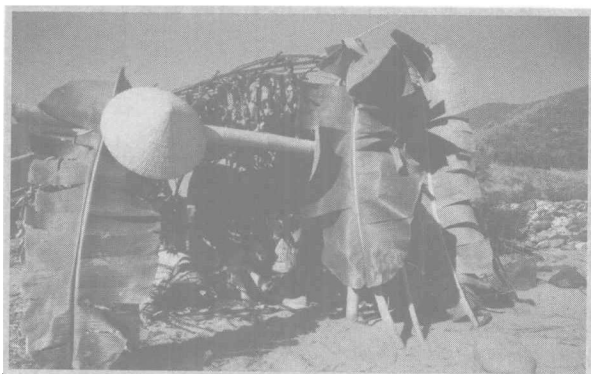
忽然，我想起了衣袋里还有一根树皮丝线，就掏出来让金武把线拴到我的右脚踝上。我后来体味西双版纳的古人，他们一定在最幸福的时候渴望神出现，这个爱神如果没有让人看见，人的爱没有托付处，人们就要不停地寻找，在冥想或是梦中，在绝望里，最后在一根易断的树皮线上见到了爱神。



搭洞房



这扇叶子挡上就是门了



洞房



洞房对门是客厅

## 四

我们在沉睡中被“天白了，天白了”的鸟鸣声唤醒，睁开眼睛，果然天光大亮，芭蕉叶的顶和墙都“漏”了，昨夜江风吹倒叶子，露出竹子的骨架，各种鸟儿的晨鸣直贯“洞房”。

听吧，“茶花两朵——”的歌声最嘹亮优美，那是两只野公鸡的啼唱，它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报晓，此起彼伏地赛唱，看样子每只的领地都不小。

有种鸟催人早起，它不停地唱“背背箩，背背箩，背背箩”。

江面上传来“叽咕叽咕”的鸟叫，金武说那是打鱼郎鸟飞过江面时发出的劳动号子声。

我们在鸟鸣声里起床，掀开被子，哈，一只棕色的大蜘蛛！我们愣了，蜘蛛也愣了，但它比我们反应快，它提起那又细又长的脚就跑，从褥子上往沙地冲刺，我出手就要弄死它，恶心的家伙。“让它走！”金武幽默道：“它昨夜来闹新房闹醉了，躺错了床。”长脚虫刚仓皇逃走，不知从哪里又跑来了只小黑狗，往大洞小洞的墙上钻，老没钻对地方，头进来了，身子被竹篾条卡住，它一边小声哼唧，一边把它卡在洞房外的屁股上的小尾巴摇得飞快，一副讨好我们的样子。“可爱的小客人，进来。”听见我们招呼，小黑狗更急了，轻声汪汪叫，我们只好帮它选个大洞，让它进屋。我们这才明白，昨晚如果不是船长教我们打开叶子门，也就像这小狗一样乱钻。小狗从“墙”上挤进来，在被子上跑来跑去地到处嗅嗅，很快又挤出墙去，摇着欢快的尾巴走了。问早安的小狗朝着船的方向跑去后，我们收拾床铺，见床脚的沙地上有两个坑，那形状一看便认出是金武的脚蹬出的，因为他的身子比垫子还长，两人捧腹大笑。我们要出门了，“门”开着，那扇很大的碧绿的芭蕉叶早已倒在地上，那是风为我们事先打开的门。

晨雾未起，朝阳把南柯南巴照得澄净温馨。我们赤脚往罗梭江边去洗漱时，经过空无一物的小棚子，竹篾编的小棚子其实是前高后低、只够一个人钻进去睡的窝铺，上面可以晾晒东西。我指着这个无主子的小棚子道：“这是我们的客厅。”我们在都市里安下没几日的家很小，是小巷老四合院里的一间破旧的小阁楼，只有九平方米，两扇格子门，一道小木格的玻璃窗，所以，南柯南巴的沙滩和沙滩上两个竹子棚子使我们阔极了。

往江边继续走去的途中，突然见沙滩上有一溜新新的兽蹄印，一头到了水边，另一头到石滩就看不见了。露宿原始森林中的江河边，见不着野兽，见到野兽留下的脚印都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南柯南巴这地方有人来居住过的时光十分短



暂，久远以来都是动物的家园，所以凌晨从树林里出来到沙滩上的野兽，一定是来侦察在江边闹了一夜的这群不速之客，他们来干什么？

金武蹲在蹄印前仔细辨认，我问是什么动物的？答道：“说不准。”

那条挤入我们芭蕉叶墙的小黑狗使我联想到这些留下脚印的野兽，它们为什么不光临我们的芭蕉叶棚？我又问。

“趁夜色靠近别人的洞房？看来，它们身份高贵，不愿干这类事。”

南柯南巴，你一定知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第一个夜晚所住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很像你。

## 五

石滩尽头有一条上山进原始森林的小路，我们弃船徒步爬山，沿这条路走。

小路没走几步就被淹没在荒草下了，路两侧干枯的草丛高得快没过我的头，一片片草叶竟然从地上长到半空，密密麻麻，透不进一丝风儿，像芦苇荡，前面有人用长刀砍草开路，我走在众人的后面还是怕有蛇钻出来，时刻担心踩到一团





回望沙滩上的洞房

大蛇身上，大家安慰我道：“初春蛇还不出洞，大一点的蛇和蟒蛇还在森林深处冬眠。”“草是深了些，草丛里多是小雀和野鸡，那种‘茶花两朵、茶花两朵’鸣叫的鸡。”

爬完草坡，来到竹林，老荒说从这里就见不到江了。我一听，立即住脚回头，俯望沙滩，在上面寻找芭蕉叶洞房：澜沧江边，小机船已开走了，沙滩上空荡荡，又回到我们未来之前的寂静；芭蕉叶棚不露面，被几株杜鹃花树挡个严